

諸位同學，請看「普賢三昧品」：

普賢菩薩所入的三昧，他這個大定的體用，經文「普入一切佛平等性，能於法界示眾影像」，這個兩句，上面一句是說的體，平等性是體；下面講在法界裡面示相，這是起用。這一段經文我們也用了很長的時間，將清涼大師的註解做了一個研究說明。註解非常豐富，有些地方是重要的佛學常識，我們不能不知道。講到佛性，大師舉《涅槃經·師子吼菩薩品》裡面一段話說，「佛性有因，有因因；有果，有果果。」什麼是因？十二因緣是因。什麼是因因？那就是智慧。什麼是果？果就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什麼是果果？無上涅槃。繼續給我們說明的是，「因因是觀緣之智，因是所證之理，能證至果，為大菩提；為大菩提所證至果，這叫大涅槃。前兩種因跟因因都是屬於因，後兩種屬於果。為什麼因還要說個因因？果還要說個果果？他有說明。

十二因緣是正因，雖然有這個因，要是沒有觀智，不能成果。現在有觀智，觀十二因緣能夠叫這個修行人成就果德，所以稱為因因。菩提對前面、對因來講它是果，大涅槃是由菩提而顯的，所以大涅槃是菩提果之果，這說明果果。因因果果是很繁瑣、是很麻煩。菩薩有因因果果，我們凡夫也離不開因因果果。起惑（迷惑）是我們的因，造業是我們的果，將來受三途苦報是我們的果果。我們不明瞭這個道理，也不知道這個事實真相，所以把佛性給埋沒掉了。有沒有？有佛性，哪個人沒有佛性？修行人善用因因，能至果果；迷惑顛倒的凡夫，我們錯用因因，招來生生世世不如意的果果。

學佛，千言萬語學什麼？佛是什麼意思？總不能不懂！這大家

都曉得，佛是覺義，學佛就是要學覺悟。可是事實上愈學愈糊塗，為什麼會這個樣子？說個實實在在的話，不讀經之過。有同學說，「我每天都念經念好幾部」；不聽經之過，「我每天聽經都八小時」，沒錯，你天天讀經，白念了！天天聽經，白聽了！就好像念書，很用功念書，一天到晚在念書，考試都得零分，你的書不叫白念了嗎？你不懂經教裡頭的意思。讀經、聽經最重要的一樁事情，《開經偈》裡頭所講的，「願解如來真實義」，你雖然很勤奮的在讀、在聽，不解如來真實義；不但不解，你錯解如來真實義，曲解如來真實義。為什麼我要這樣說？大覺有兩個基本的現相你沒有，哪兩個基本的相？一個是大慈，你慈悲心沒有發出來，沒有慈悲心；第二個大智，真正學佛的人，慈悲跟智慧決定在增長。慈悲的反面是自私，智慧的反面是愚痴，自私跟愚痴決定是年年減少。佛家常講，「煩惱輕智慧長」，自私、愚痴是煩惱，煩惱輕智慧長、慈悲長，我沒看到。

真正覺悟的人心量拓開了，這經上哪一段經不是在講，遍容一切法。心量之小，連自己都容納不下，自己跟自己還過不去，一個人他也生煩惱，兩個人就更不必說了。這個現象，實實在在講是末日的現象，誰的末日？我們自己的末日。我不是說世界末日，我不是講眾生末日，誰有這個現象，他的末日近了。你這個佛是怎麼學的？我沒有這樣教你，佛也沒有這樣教你，你怎麼會學得這麼小氣、這麼小心量？一天到晚疑神疑鬼，這不是好現象，連儒家一個君子都不如，君子之心坦蕩蕩，這是完全違背佛性。我們有佛性，現在起心動念、言語造作跟佛性是一百八十度的相違背，如何來挽救？你們想想怎麼挽救法？這不是救別人，是救自己，「自己未度而能度人，無有是處」，先要度自己，先要自己回頭。

現在我們利用高科技、網路、VCD光碟，無論在什麼地方，我

們彼此如對目前。我能夠幫助大家的，只能幫助到此地，我已經盡心盡力了，已經盡到我規過勸善的目的，你能不能成就完全在你自己的自覺。你們同學要問，「法師，你將來要定居在哪裡？」我告訴你，我沒有住處。我學佛，佛沒有住處，菩薩沒有住處。你看經典上，「如是我聞，一時佛在」哪裡，沒有說住哪裡。今天我「在」圖文巴，明天在哪裡不曉得，哪裡有緣哪裡去。有緣，來了；沒有緣，去了。來無蹤，去無影，沒有絲毫分別執著，這才得大自在。身尚且不可得，哪有身外之物？身外之物叫我所，我尚且無，哪來的我所？學佛可貴之處在此地。我們這麼多年的鑽研，明白了！不再執著這個身是我，當然不會再執著一切是我所，我們才能得一點點解脫，才能夠體會一點自在的境界。如果對於一切法，對於自身、對於一切法，「我、我所有」還有堅固的分別執著，死路一條！死了以後作守屍鬼。為什麼？他執著那個身是自己。

死了，神識我們中國一般人講靈魂，捨不得離開身體；身體已經埋葬，甚至於火化變成骨灰，他都守住，他都不肯離開，愚迷到這種程度！你要想想，我們今天這個道場建在澳洲，如果你要是放不下，執著是你的，將來你死了，你在這個地方當守屍鬼。可是你要曉得，你是從外國來的，當地這些鬼會欺負你，會容納不了你、會排斥你，你的罪有得受了。我在這裡建道場，不是叫大家在這裡當守屍鬼，那你就全搞錯了！這個地方建立道場是帮助大家成無上道的，這個道場是假的，這個身也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。你曾經聽佛門裡面說過，「借假修真」，借我這個假的身，借我假的這個環境、生活環境，修什麼？恢復真性。唯有自性是真的。講到自性是真的，你一定要記住清涼大師給我們講的七個意思：真實善常樂我淨。我們借這個假身、假的環境要修真，這就對了，這個假身跟假境，對我那是無量功德。

你看看這裡是覺跟迷，迷的時候貪著身是我，想盡方法保護它，怎麼保護還是要死，還是要老、還是要死；這環境是我的，這家是我的，死了以後淪落三途。我講你死了以後當守屍鬼，這是你的果報最輕的；我要給你講真話，我不是嚇唬你，給你講真話，死了之後墮阿鼻地獄，當守屍鬼都當不成。為什麼？破壞佛教的形象。你說「我破壞佛教哪一個形象？」你破壞佛教的三福、六和、三學、六度、十願，全都破壞了。這個道場是正法住世的道場，你把它據為己有，排斥真正想到這個地方來參學、修學的這些大眾，你就這一個，起這個心、動這個念，阿鼻地獄就註冊掛號了。念頭才一動，因；再有這種行為，強烈的行為，因因。你有因、有因因，後面就有果、有果果。現前的果，諸佛菩薩捨棄你，妖魔鬼怪來捉弄你，這是果；死了以後墮阿鼻地獄，是果果。你有沒有想到？你知不知道這個問題的嚴重？

我很清楚、很明白，我把話全都給你們講清楚、講明白了，你們將來受果報，不會罵我。不會說我當年想錯、做錯、說錯了，今天墮到阿鼻地獄，為什麼淨空法師當時不教我？你會怪罪我。我講清楚、講明白了，到那個時候我後悔沒有聽懂師父的話，是你的事情，我沒有責任。我是為正法建立這個道場，許許多多善心居士出錢出力促成這個道場，都是發的真心。真心希望成就你們，希望你們在這一生當中作佛、作菩薩、作祖師大德，做一個真正覺悟的人，絕對沒有一個惡念在此地建立一個大墳墓埋葬你們，如果一切不如法，道場是墳墓。我要不這麼說，你們醒悟不過來；我這樣說，說得這麼清楚、這麼露骨，你是不是能真醒得過來？很難說！現在你在聽，好像有一點覺悟，聽完之後又迷了，原形畢露！我知道，我清楚，《地藏經》上說得很明白，「閻浮提眾生剛強難化」，剛強難化在哪裡看？就在這些地方看。要不是這個樣子，怎麼能說「

閻浮提眾生剛強難化」？

所以我看到《涅槃經》上講的「因、因因，果、果果」，我看到這六個字毛骨悚然，我不是看芸芸眾生，我是看我們道場的住眾。道場裡頭特別是住出家人的住眾，你們不是真心在這裡修行，千萬要知道，不要以為我不常在這裡，常常在外面跑，家裡的事情我都不知道，那你就完全錯了。你是為討我的歡喜，還是為真正要成就自己？討我的歡喜，全錯了！要真正修行，這個道場如是，其他道場亦復如是。往年在台北華藏圖書館我清楚，「佛陀教育基金會」我也清楚；我們在美國建道場，在新加坡淨宗學會培訓班的同學，我怎麼會不清楚？我怎麼會不知道？我還沒有糊塗到這個程度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我不說，為什麼不說？說了沒有用處。

過去我親近李老師十年，李老師給我們做了很好的示範。什麼樣人應該說？說了就回頭的人，這個人應該說；說了陽奉陰違不能回頭，決定不可以說，不結這個冤仇。你說了，他懷恨在心。不說，各人修各人的。我們在娑婆世界對自己來講，求生淨土是我這一生當中第一樁大事。我還有多餘的時間、還有多餘的精力，幫助大家，做一點好事，以這些好事善行迴向淨土，做為自己往生淨土的資糧。我們常常念的迴向偈，「願以此功德」，這功德至少是行善積德。行善積德要是著相，那是福德；行善積德不著相，那就是功德。功德跟福德在形相上講，一絲毫差別都沒有，是在用心。斷惡修善積功累德，非常認真努力在做，做了之後，心裡頭痕跡都不著，這是功德，《般若經》上常講的「三輪體空」。一切時一切處、一切境緣當中，永遠保持你的清淨心、平等心，所有一切斷惡修善的事情全是功德，以這個功德莊嚴佛淨土。如果心地不清淨、不平等，縱然修善、積功累德斷惡修善，全是有漏的福報。

我們要記住，達摩祖師當年剛剛到中國來的時候，見到梁武帝

，梁武帝是佛門的大護法，他喜歡建道場，喜歡人出家；只要人發心出家，他都歡喜供養做護法。史書上記載，他建了四百八十座寺院，度幾十萬人出家，中國歷史上講護法，大概他是首屈一指。他見到達摩，在達摩祖師面前誇耀他的功德，「我在佛門做這麼多事情，功德大不大？」達摩祖師是說真話，跟他講：「並無功德！」梁武帝聽了心裡不是味道，跟他斷絕往來，以後再也不見他了。達摩祖師跑到嵩山少林寺去閉關去了，面壁九年才遇到一個慧可。慧可是禪宗二祖，遇到一個人，一個明白人。你們想想這一段公案因緣，為什麼達摩祖師一看，梁武帝毫無功德？他分別、他著相，他沒有斷貪瞋痴慢。如果梁武帝要問：「我的福德大不大？」那達摩祖師一定讚歎：甚大甚大！

他所做的是福德邊的事，福德不能了生死。《六祖壇經》裡面講的，「此事福不能救」，這福德再大，此事是生死大事，福不能救。福報再大，出不了六道輪迴。你要想出六道輪迴，福再大沒有用處，要功德，能了生死出輪迴。功德是離相，福德是著相。著相裡面最嚴重的是自私自利的相、貪瞋痴慢的相，我們仔細反省一下，仔細想想自己有沒有？如果要有的話，那就是達摩祖師講的，你不管幹什麼好事，「並無功德」，要知道！釋迦世尊、諸大菩薩在經典裡面跟我們講得太透徹、太明白了，怪我們自己糊塗，展開經卷不能讀，讀不懂，聽善友講解也聽不懂，真的是糊塗到所以然處！如果我們在這個情況之下怎麼辦？趕緊要求消除業障。消除業障消極的方法，拜佛。說老實話，我的業障比你們輕，要像你們這個年齡跟你們比的時候，我的業障就很輕。

初學佛的時候，我跟懺雲法師住茅篷，我在他山上住了五個半月，他教我一個方法，消業障的方法，拜佛。規定每天拜八百拜，為常住服勞役。他的茅篷不大，小茅篷，總共只有五個房間，住五

個人。佛堂很小，五個人在山上的生活我照顧，我最年輕，那個時候大概三十一歲。三點鐘起床，大概差不多是兩點半就起床，起床之後拜佛，拜三百拜，三百拜大概要一小時。拜完之後就燒早飯，懺雲法師早餐很考究，要吃豆漿稀飯。所以頭一天晚上，泡一點黃豆，黃豆裡面加花生，一起泡。早晨拜完佛之後，我就磨豆漿，我們有個小磨；燒稀飯，稀飯煮開之後，把這個豆漿連豆渣一起放下去，那個稀飯的確非常好吃、非常香。山上懺雲法師持午，達宗法師持午，還有一位菩妙法師，朱鏡宙老居士晚上要吃一點東西，我在山上也吃一點東西，在山上那個時候已經持午了。朱鏡宙七十歲的老人，我們要特別照顧他。

每天燒三餐飯，有的時候懺雲法師還有信徒到山上來看他，在山上吃飯，我有能力辦一桌菜，也能燒十個菜來招待大家。山上自己種菜，還要挑糞，給大眾洗衣服，一個人做！每一個星期到埔里去買一次菜，千張豆腐皮、水果，挑擔子去，走路。走的是山路，當中還有一個小溪，小溪要脫了鞋子過去。到埔里去買一次菜要八個小時，從山上走到埔里，差不多兩個半小時，回來兩個半小時，在埔里待兩個小時買菜。你們誰幹過這個生活？今天你們出門有汽車，我們當年出門是走路。沒有吃過苦頭，不懂得人情世故！從前修行人的生活，你們今天作夢都想不到，談成就談何容易？我在埔里，懺雲法師沒教我東西，只是教我拜佛跟常住工作。這個我懂得修福，消業障，真的是修福慧。

功課、工作之餘，大概每天還能抽出兩個小時，這兩個小時的時間，懺雲法師規定我讀《印光大師文鈔》，那個時候的《文鈔》只有初集、續集，第三集都沒有，總共只有四冊。《文鈔》讀完之後，教我讀《彌陀經疏鈔》、《彌陀經要解》、《彌陀經圓中鈔》，而且叫我做科會。我懂得科判，是在山上學到的。因為那個科判

不需要自己做，《疏鈔》是蓮池大師的，《要解》是蕩益大師的，《圓中鈔》是幽溪大師的，他們都有科判，我把它畫成表解，把科判換成大張的表解，把經文寫進去，做成了科會。這個科會做出來之後，經的意思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

這是我在埔里最初辭去工作，在出家人道場住五個月的成就。離開埔里，我到台中親近李老師，希望學教。學講經的因緣在台中遇到了，李老師極力鼓勵我出來學講經。消業障比什麼都重要，你們今天能不能發心一天拜八百拜？縱然不能一天拜八百拜，我的主張拜六百拜很適當，就是早晨拜三百拜，晚上拜三百拜，三百拜大概一個小時，消業障。你們今天有福，天天聽我講經，尤其是聽《華嚴》，《華嚴經》是拓開心量的，量大福大，量小沒有福報，量小的人很可憐。你們現在這一點福報要享盡了，你自己命裡沒有福報，苦！希望同學們心裡要明白、要清楚、要覺悟，趕緊回頭，回頭是岸。因因果果，太可怕了！好，現在時間到了。

諸位同學，這一堂我們還是接著上一堂跟諸位做報告。《疏鈔》裡面清涼大師又為我們說，「三雜染即三德」，這個話怎麼說？三雜染是惑、業、苦，這是講的六道輪迴。起惑就是迷惑，造業，造業感受的是苦報；受苦報的時候，他又迷惑，迷惑又造業，造業又受報，這就是六道輪迴的所以然，六道輪迴的真相。佛給我們講惑業苦就是戒定慧，你翻過來就是。惑是煩惱，如果翻過來，轉煩惱成智慧。經論裡頭常講，轉煩惱成菩提，轉生死成涅槃，煩惱、菩提不二，生死、涅槃是一，這個我們在大乘經裡面讀得很多。怎麼轉法？我們想不想轉？這是先決的問題。換句話說，我們是希望生生世世繼續搞生死輪迴，還是希望在這一生了脫這一樁事情，真正發心求生淨土，親近彌陀如來？我們學佛修行，這是第一樁的事情。頭一個問題，你是繼續搞生死輪迴？還是想離開娑婆世界親近



阿彌陀佛？如果真的想離開娑婆世界親近阿彌陀佛，那你就要知道，娑婆世界我都要放下，何況這個道場？何況這個色身？我們的道場、色身帶不去的。

佛菩薩世界那種莊嚴美好，我們作夢都想不到。兩條路擺在你面前，你到底想走哪一條？你要不肯離開這個六道，往後的苦有得受，那真叫苦不堪言！你沒有見到地獄，你要是見到地獄，聽到地獄裡頭的呼號，真的是毛骨悚然、驚心動魄、寒毛直豎！所以這兩條路擺在我們面前，我要選擇走哪一條，別人肯不肯走與我不相干。祖師大德常講，修行證果譬如「父子上山，各自努力」，為什麼？誰也幫不上誰的忙，要靠自己努力。父子關係多麼親密，尚且幫不上忙，別人更不用說了。所以怎樣轉煩惱成般若智慧，轉惡業為解脫，轉苦報為法身？三德是法身、般若、解脫。法身、般若、解脫是本有的，這個再顛倒一下，我們把這個事情就搞清楚、搞明白了。我們迷失了自性般若智慧，才變成妄想分別執著。妄想分別執著從哪來的？迷了自性本具般若智慧變出來的，所以煩惱跟般若體是一個，只是轉變而已。修行沒有別的，就是做一個轉變，要做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。

業是造作，煩惱作主，無明煩惱、塵沙煩惱、見思煩惱，煩惱作主所造的業，這個業是染業，這個業是束縛。世人常講的作繭自縛，轉過來就變成自在，解脫自在了。你怎麼轉法？轉苦報為法身。我們迷了法身，得這個苦報，三途六道的苦報是迷了法身；造作種種染業，是迷了解脫。怎麼把它翻過來？這翻過來要靠戒定慧。戒是解脫，定是法身，你看看此地普賢菩薩所入的，「一切諸佛毘盧遮那如來藏身」，那是法身。慧，是般若。這才明瞭，一切諸佛如來為一切眾生講經說法，說的是什麼？就是戒定慧三學，幫助一切眾生轉煩惱成智慧，轉染業成解脫，轉苦報成法身，要靠戒定

慧三學。戒幫助你得解脫，定幫助你得法身，慧成就你的般若，你要不在這三大綱領上下功夫，你怎麼能夠脫離六道輪迴？你怎麼能夠脫離三途苦報？

我們今天冷眼旁觀，看到很悲痛，大家為什麼不修戒定慧？為什麼要去搞貪瞋痴？為什麼要去造惡業？念念都墮在迷邪染中。一天二十四個小時，你有幾個念頭與覺正淨相應？恐怕一念都沒有，這怎麼得了？大師給我們講，「當相即是性淨三德，觀之則是觀行三德，證之則是圓滿三德。」這一樁事情菩薩清楚，覺悟的人明瞭，我們實在講迷惑顛倒。又說「因性是染淨緣起，因因性是內薰發心」，這兩句話對我們修行有關係。因性即染淨緣起，染是三途六道，淨是四聖法界，我們講十法界依正莊嚴，是因性。因性是什麼？佛性。所以才說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」，依佛性而起十法界依正莊嚴。因因，這是講淨緣起的因因，內薰發心。淨緣起的是我們一般人講善根深厚，你的善根內薰，這往善去了、往淨的緣起去了。如果要是你那個惡習氣很重、惡業很重，你的內薰是惡業，不是善根，是惡根。惡的根是什麼？堅固的我執、堅固的法執，這個事情麻煩！我們今天講我執、講法執這些名相，初學的人不好懂，我們講說自私自利、貪瞋痴慢，這是惡業。惡業內薰，你這個惡的習氣增長，這個事麻煩！

一切眾生無始以來，惡習氣多過善的習氣，真的是惡多善少。佛在經上也說得很清楚，《百法明門論》五十一個心所法，這裡面善法就是善心所十一個，惡心所二十六個，不成比例！這給我們說，一切眾生阿賴耶識相應的心所惡多善少，又何況惡的習氣力量大，善的習氣種子力量薄弱，善敵不過惡。如何來補救？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，如何來補救？世出世間大聖大賢出現在世間教導，《三字經》上講：「苟不教，性乃遷」。中國的聖賢知道，說得很

清楚，就是「建國君民，教學為先」，所以中國自古以來重視教育、重視教學，國家的政策一定是把教育擺在第一位，尊師重道。

帝王見到老師，不敢把老師看作是自己的臣子，他對任何人都君臣對待的；唯有老師來了，請老師坐西面，他坐東面。東面是主人，東道主，西面是客人、賓客，對待老師行賓主之禮，別的人那行君臣之禮。皇帝高高在上，坐在上位，上位是北面；北面是上，南面是下，臣子在南面。皇帝做出榜樣給人民看，皇帝尊重老師，這什麼？教人民尊師重道，他要帶頭。皇帝要祭祀他的祖宗，那什麼意思？提倡孝道。所以中國自古以來，這些帝王以什麼治天下？以孝親尊師治天下，自己要做出榜樣給人民看。他縱然是不孝父母、不敬師長，但是在表面上還是要做出樣子來，為什麼？人民能夠懂得孝親尊師，社會安定，世界和平，這是根。

你要不教，不教那個煩惱天天增長，善根漸漸沒有了、漸漸消滅了，那還得了！社會怎麼會不亂？天下怎麼可能會太平？所以真正覺悟的人、真正明白的人，他不曾去作官，他不曾去經商，他不曾去發財，他搞什麼？他來教學。他在社會上擔起這個重任，唯有教學能治社會安定、天下太平。所以中國古時候沒有人不敬老師，只要是教書身分的人，無論走到哪個地方，人家都以上賓之禮待他。實際上他的物質生活非常清苦，但是得到社會大眾的尊敬，他自己精神上的安慰。今天不然，今天教書的一個窮教書匠，在社會上沒有地位，誰也瞧不起你。社會動亂、世界不和平，根本原因在此，幾個人懂得？希望社會安定、希望世界和平，這個希望最後是落空，變成妄想。解決之道，那就是要真正提倡孝親尊師，社會風氣必定就轉過來，唯有教育能轉惡為善、轉迷為悟、轉凡成聖。所以「因因性，內熏發心」，這個意義很深很深。

「果性，即始覺已圓；果果性，即本覺已顯」，這說得好。這

就是剛才講的，教學裡頭最重要的目標是轉迷為悟，是要教導大眾真正明瞭宇宙人生真相，《華嚴經》上所說的字字句句，都是講的宇宙人生真相。這一部經方東美先生介紹給我的，非常可惜，也是眾生福薄，他老人家七十九歲走的。走的時候我非常難過，他要能多活十年，眾生就有福了。為什麼？他在晚年的時候，實在講就是在七十七、八歲的時候他入境界，真正才入境界。我在輔仁大學聽他講《華嚴經》，雖然次數不多，只聽了兩三次，他講得入味；我們一般講，他講活了。他的修養功夫純熟，他就走了，非常可惜！

後面大師對於佛性的七個意思，他有解釋。他是引用古德的解釋，這個次第與前面所講的不一樣，沒有關係，我們看他的解釋。

「不遷名常」，他從常樂我淨先說。不遷就是不變；凡是會變的，在佛法裡叫無常，萬法無常。佛性真常，佛性常住，佛性不會變，「在佛不增，在凡不減」，一點變化都沒有。諸佛如來的佛性跟我們的佛性，我們跟畜生的佛性，跟餓鬼、地獄的佛性，無二無別！它是常，它不會變。古大德用金跟器做比喻，「以金作器，器器皆金」，樣子怎麼變，質料不變。譬如我們用黃金塑一尊佛像，黃金我們稱它作佛性，現的相是佛相。如果這個佛像我們不要了，把它做一個人像，相有變，那個黃金不變，還是這一坨黃金。把這一個黃金做成一個小狗，畜生相，相變了，黃金還是沒有變。你從這個意思上去體會，佛性能隨十法界的形相，但是佛性不變。這就叫什麼？「隨緣不變，不變隨緣」，不變的是佛性，隨緣的是法相。這解釋常的意思。

「自在名我」，這個我們講得很多了，佛經上講「我」的意思說得很多，最主要的是主宰的意思、自在的意思。我們現前有沒有「我」？沒有，身做不了主。為什麼？它有生老病死，身不得自在。如果真的得自在了，我想年年得十八，能不能做得到？做不到，

它會起變化。所以在這個身裡頭確確實實找不到我，也就是找不到主宰、找不到自在。但是什麼？這身裡頭有佛性，佛性確實它自在、它做主宰，它能隨一切緣，雖隨緣它又不變，只有它是真的。性是真的，相是虛妄的，這個意思我們要慢慢的去體會。見性的人就自己能做主宰，我們常講生死自在，於一切法裡頭得自在，自己真的能做得了主宰。

「安隱名樂」，心安、身安、境界也安，這叫樂。絕對不是五欲六塵，也絕對不是名聞利養，五欲六塵、名聞利養裡頭沒有真樂。什麼時候你心才得安？這個事情難！你想想，當年慧可大師去參訪達摩的時候，為什麼事情？心不安！大師也真不容易，冬天下雪天去見達摩祖師，達摩祖師在那裡打坐，他在門口站著，雪下得很深，到膝蓋了，還在那裡站著。他看達摩禪師不理他，出家人身上都配著有戒刀，他用戒刀把自己的手砍斷，拿這個手去供養達摩祖師。達摩祖師這才開口說話，嘆了一口氣：「哎呀！你這麼做，你何苦來？你來找我有什麼事情要求的？」慧可大師說：「我來求大師為我安心，我心不安？」那我要問問你們諸位，你們諸位心安不安？你們諸位心不是安，心迷。迷了之後，安與不安都忘掉了。迷在哪裡？迷在自私自利裡頭，迷在名聞利養裡頭，迷在五欲六塵裡頭，迷在貪瞋痴慢裡頭，於是苦樂都不懂；苦樂不懂就是麻木不仁，就是愚痴，搞成這個樣子！佛菩薩看你，當然嘆息：「可憐憫者」，連苦樂都不知道。

我在當年講《地藏經》，經的一開端讚歎釋迦牟尼佛，裡頭有一句話：「知苦樂法」。我對於這句話解釋得很多，實在不容易，在這個世間幾個人知苦樂法？佛知！凡夫哪裡知道？如果你真知道了，你自然趨樂避苦，你會想盡方法離苦求樂。非常可惜，你不知道苦樂法，不能不懂。安穩重要，安穩是真樂，心安、身安、境界

安。「無染名淨」，佛在經上講得多，「心淨則佛土淨」，有沒有淨土？心地清淨的人淨土現前。這個話我們在講席裡頭也講得多，心清淨則身清淨，身心清淨，我們境界就清淨。淨土是怎麼成就的？清淨心變現出來的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清淨必定平等。清淨是什麼？不染，沒有一絲毫雜染，當然平等，當然是正覺，當然是真誠，當然是慈悲，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」，修禪也不例外。

禪是修什麼？禪是修般若，諸位同修一定要清楚，禪不是修禪定，是用禪定的方法，目標是般若。《六祖壇經》展開經卷頭一句話，六祖大師說：「總淨心念般若波羅蜜」，這個指示多清楚！禪是般若門。通過禪定的方法，為什麼？定能開慧。所以禪定是手段，目的是智慧。戒律是禪定的前方便，我們可以說，手段的手段。《楞嚴經》上講的「最初方便」，最初方便是戒，方便是定，目的是慧。慧就是我們總結的正覺，正覺現前，哪有不清淨的？哪有不平等的？哪有不真誠的？哪有不慈悲的？諸位一定要曉得，《金剛經》上講的話沒錯，「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」。我們對於一切法門都要尊重、都要讚歎，全是佛所說的。如果認為我這個法門是正確的，你那個法門是錯誤的，我這法門高，你的法門不如我，諸位要曉得，起這個心、動這個念頭，謗佛、謗法、謗僧，你毀謗三寶。

毀謗三寶是什麼罪過？墮阿鼻地獄。為什麼罪有這麼重？因為你的毀謗，有許多人聽到之後，就影響到別人遠離三寶、不相信三寶。所以罪福《了凡四訓》裡面講得很好，看它的影響面有多大，時間有多長。影響的面愈大，時間愈長，如果是正面的，功德大；如果是反面的，罪過就大。結罪是從它的影響上來說的，我們不能不知道，不能不謹慎。你們看我的行持，我對於任何一個法門都尊重，為什麼？佛說的。不但對於佛門裡頭所有法門我尊重，我對於所有宗教都尊重，為什麼？佛示現的。我說這個話有根據，決不是

造謠言。根據在哪裡？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。十法界依正莊嚴，「唯心所現，唯識所變」，那個心、那個識，能現能變的心識就是毘盧遮那。毘盧遮那不是一個人，不是一個單獨的身，是法身！盡虛空遍法界要是從相上講、形相上講，就叫做法身。從所變所現這一方面講，叫法身；從能現能變這一方面講，叫法性，法性跟法身是一不是二。總得搞清楚、搞明白，然後我們才曉得，盡虛空遍法界依正莊嚴都是毘盧遮那的法身。

那我們要問，基督教是不是？天主教是不是？伊斯蘭教是不是？還有澳洲土著裡頭許許多多的，他們信仰的宗教是不是？全是！全是毘盧遮那佛！在華嚴會上我們都看到他們參與了。前面我們讀過十九類的雜神眾，你們想想看，諸天、八部、鬼神還有山河大地、草木之神，他怎麼不是？我們還要在這上起妄想分別執著，那你根本就不通，你怎麼能解如來真實義？真正解如來真實義，所有一切人，這些人是不是「唯心所現，唯識所變」？如果是唯心所現、是唯識所變，是不是毘盧遮那的化身？正報裡面的毛孔，依報裡面的微塵，一花一葉，哪一樣不是毘盧遮那佛的化身？換句話說，哪一樣不是毘盧遮那佛？真正懂得《華嚴》，念了《華嚴》，體會到盡虛空遍法界是我們的真心，一切剎土一切眾生是我們的自身、我們的身相，虛空法界是我們的心想，我再沒有辦法說出來了，言語只能說到此地，希望大家細心去體會。現在時間到了，這一段沒有講完，我們明天繼續。今天講到「無染名淨」，下面是「離妄是真」、「不空顯實」、「體順成善」，這三條我們明天接著講。